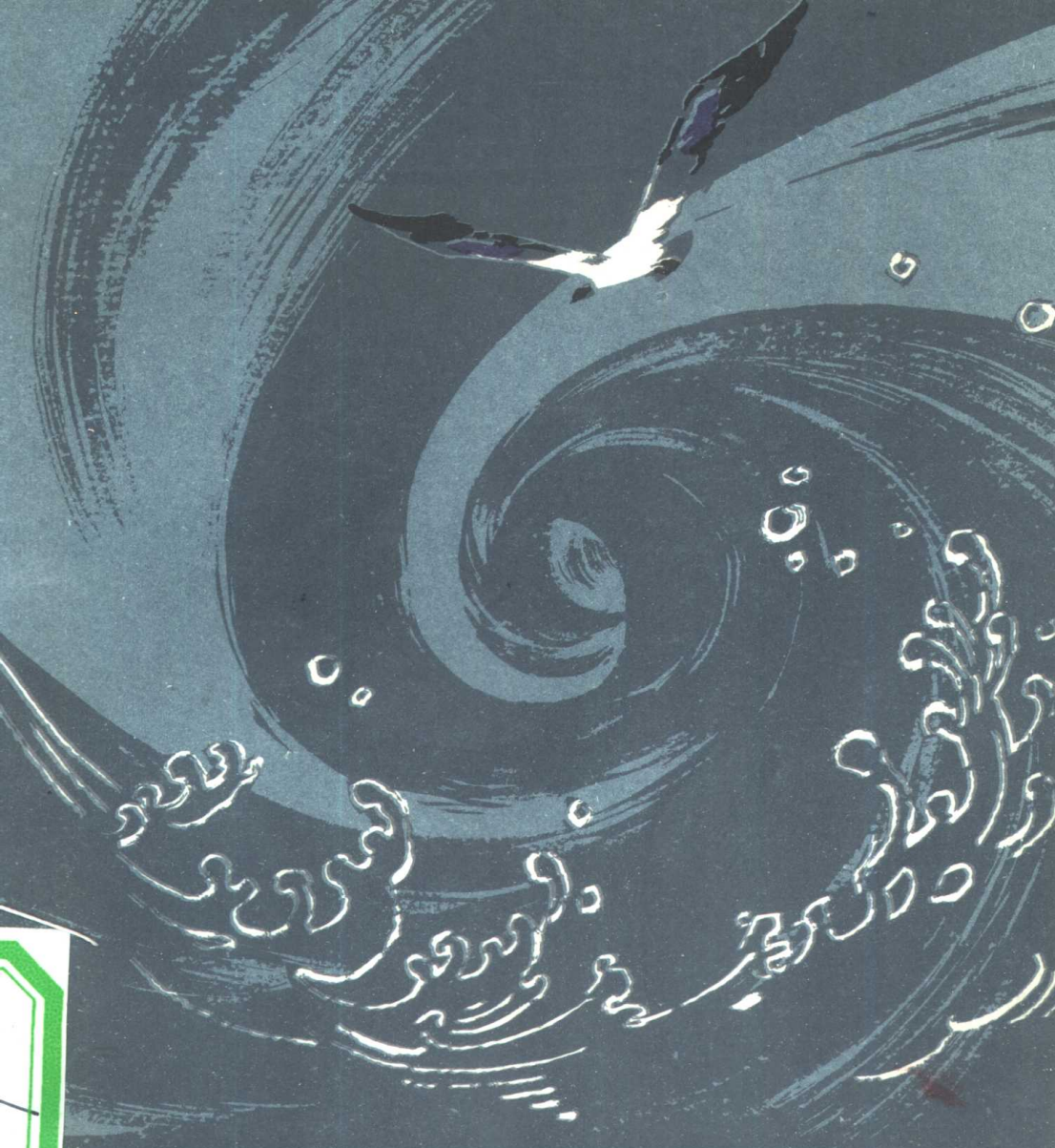




净化社会的人

群众出版社



净化社会的人

群众出版社

一九八三·北京

净化社会的人

华夏等著

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6印张 126千字 插页2

1983年7月第1版 1983年7月山西第1次印刷

统一书号：10067·282 定价：0.48元

印数：00001——48000册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共收八篇短篇小说，通过不同的角度和生活侧面，塑造了公安司法和其它战线工作人员的形象；歌颂了他们积极工作，任劳任怨，不谋私利和关怀下一代的高尚品质。这些作品，除有一定的故事性外，在艺术手法上也各有特色。

目 录

净化社会的人·····	华 夏(1)
你要什么·····	李 瑞(52)
黑箭·····	刘厚明(79)
心灵的歌·····	张长怀(92)
能点燃的“冰雪”·····	郭从远(107)
新来的刑警队员·····	董建津(128)
永别了, 昨天·····	王旦轲(141)
雪野的呼唤·····	刘亚舟(156)

净化社会的人

华 夏



1

要是有人问我：预审员的工作都有什么特点？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他说：

“这碗饭不好吃，整天和犯罪、丑恶打交道！”

你听了以后，一定会撇撇嘴，说：

“真没劲。趁早甭干了！”

我——你以为我会连连点头称是么？才不呢！我会一挺脖子，扬着眉毛大声说道：

“干！”

1

“哎呀！干，干，干——真烦死人了！……”妻子在旁边嘟囔着。刚才我在睡梦中的那一声喊叫把她吵醒了。真对不住她。她白天整整忙活了一天，又要上班又要操持家务，夜里还不能睡一个安稳觉，又被我闹醒了。我挺在床上，连一个大气也不敢出。屋里黑古隆东的。妻子翻了一个身，搂着小春又睡着了。我却趟在床上，再也不能入睡。意识流来流去，好象漫无边际，可又总是堵在一座大山的前面。说真的，为了我这个“倒楣”的差事，妻子和我吵了不止一次了。亲戚朋友也都劝过我：“什么干不了？偏偏干这个费力不讨好、反而得罪人的预审员？说不定什么时候连命也赔进去！”

可不，是有这种“危险性”呢！

然而——其实一解释也就明白的：要是不制裁犯罪行为，人们怎么能消消停停地过日子？不同丑恶作斗争，用一本小说里的话来说：“美就发展不起来”。

窗户微微发白了，象抹上了薄薄的一层霜。妻儿还在睡着。我蹑手蹑脚地下了床。轻轻开开门，走到院子里，拧开自来水龙头，用凉水洗脸刷牙。然后到厨房捅开蜂窝煤炉子，把昨天剩的馒头在火上烤了烤，就着咸菜塞饱了肚子。又坐上满满一大壶水——这是给妻子和小春预备的。时间还早，天还没有大亮。蹑手蹑脚地又回到屋里，给犹自熟睡的妻子留下一个便条：

“今几个回来得迟，不要等我吃晚饭。”

这些都是我每天早上去上班之前一套例行的程序。几乎是天天如此，月月如此，年年如此……

今天我犯了一个不该犯的错误：打了一个犯人。这是违反“文明审案”的要求的。

兴许你会说有些犯罪分子活该揍他两下，太气人了嘛。不过，我倒不是因为犯人调皮捣蛋、胡搅蛮缠、软磨硬顶、避重就轻、装疯卖傻、反咬一口，才生气打人的。我在分局工作这么些年，先在刑警队，后当预审员，什么样的鸟儿没见过？什么样的小鬼没抓过？什么样的菩萨没“敬”过？我能吃这个？不管那些犯罪分子怎么调皮，怎么耍赖，怎么歪缠，我一向都能沉得住气，把他们一个一个地制服住。这一次可不行了，我真的动了肝火。原因不是这个犯人顶撞了我，而是他写错了几个字。

是这样的——

一开始审理的是一个小伙子，年龄正好二十岁，在××宾馆当服务员。案情也不大，就是因为从电影上看到外国人过生日要吃大蛋糕，他想自己要过二十“大寿”了，也想买个大蛋糕吃吃。到“老莫”（注）问了一下价格，老天爷！一个大蛋糕要十来块钱呢。自己没有这么多钱怎么办？于是就在公共汽车上摸一位白发苍苍的老教授的钱包，被当场抓住，扭送到我们这里来了。根据向所在单位调查，说这个小伙子平常工作还挺不错，也没有犯过别的什么错误。有一

注：即北京展览馆餐厅，原来叫“莫斯科餐厅”，故一般年轻人称之为“老莫”。

次，一位外宾塞给他一大笔“小费”，他主动交给了领导，为此还受过表扬呢。根据这些情况来判断，他显然是初犯，属于一时的失足。案情本来就不大，用我们的行话来说，属于“豆芽一类的小菜”。所以我们商量了一下，并请示分局领导，决定对其进行批评教育，免予刑事追究。

我审问，他回答。小赵——不久前从公安学校毕业分配来分局工作的一位年轻姑娘——作记录。

“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×××。”

“年龄？”

“二十。”

“什么职业？”

“××宾馆当服务员。”

“文化程度？”

“高中毕业。”

.....

诸如此类地审问了一通。审问完毕，小赵把记录拿给他看了一遍，说：

“属实不属实？”

“属——属实……”他结结巴巴地回答道。

“那就写上：以上记录属实。”

他翻到记录的最后一页，用钢笔哆哆嗦嗦地写了这样几个字：

“一上己○○市”

我一看就火了。六个字，错了三个，还有两个不会写！他正低着头、伸着脖子，望着自己写的这几个天书出神呢，

我忍不住伸出巴掌，在他的后脑勺上“啪！”地打了一下。

“高中生！——就这样学的？……”我大声斥责道。

“嘿嘿嘿”……他红着脸，不好意思地笑了，对我的这一巴掌不仅没有提出什么“抗议”，反而把脑袋就势往我怀里一伸，象个孩子撒娇似地说道：“你打，你打！……”这更使我火冒三丈。

“扑哧！——”小赵在旁边忍不住笑了，连忙别过脸去。

我捺住性子，叫他写一份书面检查，一个星期以后交来。

“你要好好地写！不知道的字，查查字典！”我对他说，完全是下命令的口气。

“老杨，今天我可是开了眼了，看见你头一遭打人。”小伙子走后，小赵笑嘻嘻地打趣我说。

“犯了错误啦，真糟糕！”我非常懊悔地说，真恨不得一咬牙把自个儿的右手剁下来。

一直在忙着整理调查材料的刘江，这时抬起头来，瞅着我说道：

“这也难怪老杨。要是看见我的兄弟这么不长进，我也会揍他两巴掌的——恨铁不成钢嘛！”

刘江理解我。他摸透了我的脾气，懂得我的心思。

但不管怎么说，打人总是个错误。为这事我向局长作了个检查，并保证以后“不再发生类似事件”。局长用他那特有的粗嗓门批评了我几句，没有再说什么。

说句实在话，我的文化水平也并不高。按照学历来讲，

只是高中一年级，还不如这个高中毕业生呢！不过我们上学那会儿，也就是文化大革命以前，老师教得认真，学生学得认真。不象这些年，有些高中毕业的学生连一封家信也写不明白。由于职业的关系，我经常同一些年轻人打交道。我发觉他们之中，有不少人往往是由于无知走入歪门邪道的。这都是吃了“没有文化照样干革命，愈没有文化愈革命”谬论的亏。社会上流传着的笑话，比如“和大狼（娘）睡在一个坑（炕）里”等等，对于这些年轻而又无知的犯人来说，一点儿也不夸张。我经常看到他们写的口供，里面的错别字就象糖葫芦一样一串儿一串儿的。“以上记录属实”六个字写错了的，也不止一个两个。单单凭这一点，就足以说明所谓“文化大革命”，实质上是把“文化”的“命”大大地“革”了一次。它所造成的危害，又深又广，可不轻哪！……

晚上吃罢饭，我就磨好了墨，撕下一张过了时的挂历来，在背面写了几个方方正正的大字：

“以上记录属实。”

“哟！你倒练起字来了，还是宋体呢！”妻子看见我写得满头大汗，就取笑我说。她是印刷厂的排字工人，对于字体很熟悉。因为我长得圆圆胖胖的，她甚至开玩笑说我是什么“篆体”。

我把打人的事给她讲了一遍。然后说道：

“我把这几个大字贴在预审室的墙上。以后，犯人签字画押的时候，先让他看一看，免得写错了。”

“你倒成了犯人的语文老师了，”她噘着嘴说，“可是咱小春的事，你就压根儿不放在心上。”

“小春怎么啦？”我问。

“甭提了，考试又不及格！”她气乎乎地说。

怪不得小春这几天有点儿蔫不及及的。我们这个唯一的儿子是个宝贝疙瘩，读小学三年级。我和妻子是双职工。她忙，我更忙。有时为了审一个案子，好几天都不能回家。孩子做功课没有大人辅导、督促，所以老是考不及格。这也真是伤脑筋的事！

妻子上夜班去了。我辅导小春做作业，整整搞到十二点。现在小学生的作业，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多，这么重。

4

好不容易今天偷点闲，到学校去参加家长会。

小春的班主任是一位四十多岁的中年女教师，一看见我就皱着眉头说：

“杨小春的功课不大好啊，作业怎么老也完不成呀？”

我有啥好说的呢？工作太忙，没工夫辅导孩子做功课吗？话到嘴边我就又硬给吞回去了。真是哑巴吃黄莲，有苦说不出。我只有向老师作检讨的份儿：

“都怪我这做家长的没尽到责任，没尽到责任……”

老师，尤其是女老师，大都长着一副慈悲心肠。她见我很尴尬的样子，就又非常和善地说道：

“不要紧的。小孩子的可塑性很大，以后我们共同努力来教育吧……”

“谢谢，谢谢。”我连忙说道。

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学生家长会。我这一身装束（蓝制服，帽徽是国徽）大概引起了与会者们的注意。有的人向我

伸出了热情的手，也有的在低声嘀咕着什么，露出惊诧或不屑一顾的神气。散会之后，我领小春回家。小春拉着我的手，圆圆的小脸蛋上一副迷惑不解的样子，对我说道：

“爸爸，怎么有人说你是‘雷子’啊？”

“雷子”？——哈哈！……

这是骂我们的话。

5

“雷子”够忙的——案子总是一个接着一个。

来报案的这位姑娘，头发凌乱，脸色苍白。她是一位待业青年，今年十八岁，正准备考大学。家里穷，房子又小又杂乱，简直没法看书。明天就要考试了，昨天晚上她坐在马路边上，在路灯下面准备功课。夏天晚上这是常有的事。一盏盏路灯下面总是围着一堆一堆的人，打扑克啦，下象棋啦，闲聊天啦，也有的学生借着路灯的灯光看书、做作业。我们有时候开玩笑，把这种夏夜的街头景象叫作“中国式的夜总会”。这种“夜总会”一般来说，到晚上十二点左右也就结束了，人们各自慢慢地走回家去睡觉。可是她却一头扎进了书堆里，满脑子是 $x+y$ 、方程式，竟未注意到周围的人们早已渐渐地走光了。深夜两点左右，从西边开过来一辆卡车，在她身边停住了。司机跳下车来询问路径。她刚刚要告诉这个人怎么走，却突然被拦腰一抱，拖到驾驶室里去了。两个年轻人一边开着车，一边……

“你还记得这两个人的长相吗？”我问。

“嗯，有点印象……”她一边流着眼泪一边回答我。

“汽车的号码记得不？”我又问。

她摇了摇头。

“你再想想，有什么特征没有？”小赵在旁边眨巴两下眼睛，启发式地问道。这种办法，大概是她从公安学校的课堂上学来的。不过倒也满灵。姑娘想了一想，说：

“好象驾驶室的后玻璃窗破了一块。我觉得呜呜地直往里面灌风……”

她两眼发直，显然是受了莫大的惊恐，身心受到了很大的摧残。我们安慰了一番，并告诉她说一定尽早破案。为了她的安全起见，小赵亲自送她回家。

6

驾驶室的后玻璃窗破了一块。根据这个线索，刑警队迅速侦查破案。进行犯罪活动的是某建筑公司的两个年轻工人，汽车是他们从体育馆停车场偷来的。其中一个惯犯，一个是初犯。

我把那个惯犯带到预审室来。

“坐下！”

我让这个家伙坐在“冷板凳”上。这是一块四四方方的用水泥砌成的凳子，专门给犯人坐的。

我端详着他。人们大概总以为犯罪的人，一个个都长得歪瓜裂枣，青面獠牙。在我们的电影上，单凭相貌就能知道谁是好人谁是坏人。其实我在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犯人并不是这么简单的。这个惯犯就长得挺帅，眉清目秀，鼻直口方，要当个电影演员，演个“美男计”什么的，倒是满够

格。只是灵魂太肮脏了，我怀疑他的肚子里一定长满了蛆虫。当我审问完作案经过，叫他交代犯罪的思想根源时，他居然厚颜无耻地说：

“玩玩——就是想玩玩……”

“你这是犯罪！”我一拍桌子，喝斥道。

这个家伙眼睛骨碌骨碌转了两下，翘起右手的大拇指，朝着自己比划了比划，洋洋得意地说道：

“哥们都说我比加里森^(注)不次！”

“什么坏毛病！把手放下来——放老实点！”我训斥道。这些小流氓平常“哥们”、“哥们”的叫惯了，一边叫一边往往翘着右手的大拇指。这是他们的一种习惯动作。这个惯犯在受审的时候，坐在“冷板凳”上，双腿并拢，两手十指交插夹在膝盖中间。然而即使在这种时候，那右手的大拇指还时不时地想翘一翘，一副按捺不住的样子。这真是贼性不改。如果说魏延的反骨长在后脑勺上，现在这些小流氓的反骨就往往长在大拇指上。

最后，让他在审问记录上按手印。

“每张纸上都按一个！”小赵气乎乎地命令道，一边把红印泥盒打开来。这个家伙简直把她气坏了。

那根黑黑的食指在印泥盒里杵了一下，然后一页一页地按着手印。当他按完最后一个手印时，我把他的这只手拽住，不动声色地问他道：

“这是什么？”

“……”他有些莫名其妙地看着我。

注：美国一部电视系列片中的男主角。

“说呀！”

“手……”

“哼哼，”我冷笑了一声，说道：“你也长着一双手，干啥不好？偏偏落到按手印！”

对于犯罪的手是要惩罚的。我们的意见，是向法院起诉，依法判刑。

7

一个星期过去了，那个小伙子却没有按时把检查交来。

我不能“放”过他。我得给他上点“眼药”——“痧眼”不早治不行呢。晚上下班以后，我顾不得回家，就直接跑到那个小伙子的家里去了。他不在家。只有一位瞎眼的老奶奶，我跟她聊了一会儿。老人家说她眼睛虽然看不见，耳朵却能听得真真儿的，一点也不糊涂。

“大娘，就您一个人哪！”我说。

“可不，儿子儿媳那年到唐山出差，正赶上闹地震，两个人都没有再回来。惨哪！……”老人家的眼窝里流出了泪水。“这几年，就我和小孙子俩人过——”

“哦哦。”我心里也怪难受的，不是滋味儿。

“同志，你是——？”老奶奶又问道。

“大娘，我是分局的老杨啊。”我回答说。

“老杨？”老奶奶想了想，笑着说，“我听小孙子说起过你。他说你对他的帮助教育挺大呢。”

“这是我们应当做的，大娘。”我说。我一贯都认为这是自己应尽的份内之事。

老奶奶忽然叹了一口气，说道：“我这个孙子呀，原来是挺好的。谁知道怎么鬼迷了心窍，摸起人家钱包来了。真丢人！我说老杨同志啊，我不把你当外人看，就请你象他过去的爹妈一样，多多管教他吧！”

我是个重感情的人。老奶奶的一番肺腑之言，说得我心里热乎乎的。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感激励着我。这种责任感，用刘江的话来说，是一个预审员的灵魂和支柱。我的眼睛湿润了，双手握着老奶奶的手说：

“大娘，您放心吧……”

正当这时，小伙子回来了。一见我在他家里，不禁吃了一惊。

“你真来了？我还以为你们当预审员的，都是说说而已呢。”他说道，不知道从哪儿学来的“而已”，文诌诌的，从他嘴巴里讲出来似乎不大相称。

“说说而已？——没那么轻巧！”我板着面孔说。“你那个检查写好了没有哇？”

小伙子脸刷地红了，嗫嚅着说：“还，还没呢……”

老奶奶在一旁伤心地数落开了：“你呀，你呀，都是这些年被那一帮子‘哥们’‘哥们’的带坏了。要是你爹你妈还在，看见你这个样子，够多伤心！”

“奶奶……”小伙子的心显然被触动了，因为我在场，眼泪欲流又止。

我瞅住这机会，赶紧对症下药。“对自己的错误嘛，要有勇气一刀两断才行！”我就象一个长辈一样教育他道，“深刻挖一挖犯错误的思想根子，快刀斩乱麻，来个干脆的！好不好？”